

第十五回 錦衣歸頑樞劣棟 脫凡居雪鳳花鸞

古風云：

天設幻景總成空，四海清而繼文風。
鍾秀山川仙才出，湖水甸而有神童。
層巒競秀平江路，羨說姑蘇高穹窿。
翠帶色分嵐氣瑞，剎觀屢次建瓊宮。
震澤三萬六千頃，內插七十有二峰。
縹緲靈源林屋洞，莫厘相對何郁蔥。
玉石玲瓏光激灩，碧波深處藏蛟龍。
梅花橙桔黃金果，梨桂芳香伴虬松。
虎丘蹤跡古來勝，燦爛樓臺朝暮鐘。
畫船士女遊春興，舉止飄揚羅綺叢。
歌管酒旗楊柳下，醉顏相映杏梢紅。
笙歌合奏啼鶯巧，茜裙綠樹夾時融。
地貴壑岩引瑞鳳，名流從此發其蹤。
錦繡文章誰可比，互傳屢受帝王封。
簪纓家世詩書客，神清骨秀孰與同。
雙美降落廣寒殿，相配英才正夙風。
嬌媚慣能臨翰墨，紗窗盛事樂無窮。
英夢所產麒麟子，兩輩寧兒接代雄。
故國乾坤訪境外，影飛紫閣霞衣籠。
歷遍凡塵福祿壽，笑攜素娥入雲中。

話說王雲自江都掛帆，不幾日就至姑蘇。老家人王三即到碼頭上迎接，王雲安慰了一番，命家丁同去打掃堂宇。王三道：“老奴知主人回來，俱已打掃齊備了。”遂搬運物件，各各乘轎進了府第，就有合城官員俱來參賀，王雲一概辭回。次早，王雲合眷至祠堂參拜祖先，回府就接著許多官員、紳士、四鄰俱來賀喜，絡繹不絕的忙了兩日，王雲又拜了幾日客，纔擇日備祭禮同夢雲、英娘、兩個兒子到祖塋並父母塚上祭祀。王雲在父母墳前哭拜，痛之欲絕，祇因自身榮顯，不見父母安享，故此大慟。夢雲和英娘亦各下淚，祭罷回府。次日，楊凌夫婦辭欲回家，王雲道：“岳父母為何就要回府？”楊凌道：“老夫及今年邁，又無子女可託，又無宗族可投，全賴賢契看顧，一則念撫養英娘，二則看師生之誼。老夫此去，欲將薄產歸著，還來倚傍賢契，未識賢契意下如何？”王雲道：“岳父之言正合鄙懷。英娘蒙大人撫養，就是親生。岳父竟可去將事務料理清楚，須速來舍下。”遂喚家人收拾行裝，打發楊凌老夫婦回宜興去訖。

王雲在府中也是終朝碌碌，幸有吳斌分理。王雲見王三夫婦年老，付與田數畝，令他自住。有玉奴丫鬟年紀大了，夢雲和英娘見其長成，就將他配了錦芳，也擇了個吉日。是日，錦芳同玉奴成親，一般也是千情百愛，二人之歡暢不題。

卻說慧空在護雲庵中，自從師父悟真故世，自己當家。向年曾聞王雲奉旨討賊，進京復命後自然還鄉，不期一去七八年不歸，連夢雲小姐也無消息。近日徒弟在城回庵，說道王雲回來，慧空方知，到次日即來訪賀，煩門人進來通報。王雲道：“我倒忘了，尚未去謝他，承他留寄夫人，甚為失禮。”忙忙走至外邊，降階迎接進廳，敘禮坐下。王雲道：“小弟一別師兄，經數載光陰，真為速耶！近睹尊顏，更覺豐彩。向承留寄賤荆，尚未報答，弟雖在京，時常感念大德，皆由關山迢遠，不能遂願。近日到舍，俗事偏多，未曾進謁，緩日造庵致謝，不期今日反蒙師兄玉趾先降。”慧空道：“豈敢。今賢弟位居極品，衣錦還鄉，甚是可賀，但小尼與賢弟貴賤不一。似昔年征寇，貴步不到小庵，連消息也不傳一個。依此看來，君好薄情也。”王雲忙陪笑道：“師兄罪小弟該當，聽剖原情便知。雖然昔年在浙一言，不料師兄果來此地；二則有王命在身，安敢胡行。”慧空道：“這也不必題起。小姐在哪廂？”王雲道：“在後堂。”慧空遂同王雲到後堂來候夢雲。夢雲聞知，出來相迎，敘禮坐定，一邊叫看茶。夢雲謝慧空道：“兩承師父厚德，尚未到寶庵叩謝，抱罪之甚。”慧空道：“不敢。小姐昔年北上，久無消息，小尼好不憂心。今日榮歸，可喜可賀。”吳老夫人同英娘亦出來相見，慧空道：“原來吳老夫人也在這裏，你老人家更覺康健了。”吳夫人道：“慧師撇卻我處，遷來此地，一向自然得意的。予小女蒙師父解救，謝之不盡。”慧空道：“好說。”遂向英娘道：“這位夫人好似當年楊老夫人的小姐，同小姐北上的，不識可是麼？”夢雲道：“然也。”慧空道：“我說極像得。為何也在這裏？”英娘不覺好笑起來。夢雲道：“慧師你猜一猜。”看楊小姐亦在此，慧空觀其動靜，已揣明其意，以目視王雲，王雲笑道：“師兄相我何故？”慧空道：“楊小姐必為賢弟之亞夫人矣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何以見得？”慧空道：“我有先見之明。”夢雲道：“慧師哪算得先見之明，已經被他瞞過。”慧空道：“請教小姐，瞞我何來？”夢雲遂將英娘始末細細的述了一遍。慧空聞言，拍掌笑向王雲道：“賢弟，你好人耶，當年祇說江中被劫，並不題起此情。”王雲道：“此乃著己之事，豈可輕向人言。倘或不成，豈不被人恥笑？”慧空道：“天下奇巧之事也多。好像小姐寓小庵的時節，偏是楊小姐又到庵燒香，楊夫人又肯帶小姐上京，豈非都是奇遇？這等無巧不巧，可作日後佳話。”說著大家都好笑起來。慧空看見桂兒、雙桂，問道：“這兩位官官，就是小姐生的公子麼？”夢雲道：“這個桂兒是我生的，那個雙桂是楊小姐生的。”慧空道：“為何兄弟二人一般模樣？又是一般長大？”夢雲道：“他二人總是中秋日生的。”慧空道：“這也奇了，偏偏又是同日，又是一樣的齊整，怪不得父母俱是當世的人物，豈有不生俊秀兒郎。”夢雲笑道：“慧師又來取笑了。”眾人又說了一會閑話，用過午飯，慧空遂辭回庵。

卻說王雲要訪一個名師教訓二子，巧巧城中就有一個老貢生，姓胡名賢，纔名亦聞於郡內，王雲就與吳斌商議定了，就著人去說。這事也該湊巧，一說這胡賢便允了，來回復了王雲，王雲就備了關書，聘禮，擇吉請至府中。書是王三所寫，胡賢清溪人。

先生來，王雲同吳斌迎到廳上，敘禮坐下，茶畢，王雲喚錦芳去請二位公子出來，錦芳進去候著，夢雲、英娘將兩個兒子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同錦芳來到前廳，拜過先生。胡賢見二子生得俊秀，稱羨不已，當日坐席不題。到次日，桂兒、雙桂早到書房，拜過聖賢，胡賢與桂兒起諱名樞，雙桂名棟，朝夕訓蒙，王樞、王棟二人本來聰慧，竟不用先生費力，胡賢心中亦自歡喜不題。

卻說王雲連日無事，夢雲向說道：“相公，昔日慧空之恩，為何不去酬謝？”王雲道：“下官久有此意，且到明早罷。”到了次日，王雲令家人叫了一隻小船，挑白米十石，錦帛十端，古玩十種，白金二百兩，王雲登舟，搖至護雲庵上岸，王雲進庵，慧空就迎接進院，敘禮坐下，王雲道：“小弟今日之來，一則相候師兄，二來相酬厚德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何出此言？”少頃，祇見挑進白米、錦帛、白金、玩器，慧空道：“賢弟這是何意？”王雲道：“此微薄之物，望師兄笑納。以作常住之資。”慧空道：“既承賢弟見賜，小尼謹領白米，所有錦帛、古玩、白金，賢弟請收回，我出家人要他無用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卻者，莫非嫌輕褻麼？”慧空又推之再三，實意不肯收，王雲奈何得沒去處想法，祇得叫家人收回，女童捧過茶來，王雲道：“寶庵比在武林時更加清靜，此番之雅，堪羨仙源別境。”慧空道：“不過避得一點塵繁，有甚麼好處。”王雲同慧空各處瞻望了一番，見其裝點無不精緻。二人步來，已到慧空的臥房，祇見四壁無塵，架堆書史，案積經文，又見一部牙籤錦囊，不知是何書。王雲取過，打開一看，乃是名人詩籍，觀之良久，見後頁夾著一副花箋，抽出來看時，卻是一首小詞，詠德盛之感懷，上面寫著，道：

金菊芙蓉玉露秋，梅帳飛香，惹起閑愁。紗窗明月上簾鉤，力弱海棠，不勝清幽。蛩聲連長雁惹愁。一種想思，寄付東流。此情夢裏暗追求，纔上銀鉤，懶下銀鉤。

調寄《一剪梅》

王雲尚未看完，慧空劈手來奪，王雲早已藏過，笑道：“尊兄好美麗佳詞，祇因寫盡寂寥，心應有亂。但是身歷空門，還該隱密些。”慧空不覺面襯桃花，笑說道：“此詞係代閨人所作，非愚之本體。”王雲道：“梅花紙帳，非閨中之有，師兄何必遮掩。”慧空道：“情之一字，詞賦中豈可不點，但是無而為有，以物寄興處，至於人豈無性理自成耶？賢弟何必以此見笑？”遂搶其詞，焚之於爐，王雲遂也辭別起身，慧空道：“賢弟為何就要回府？若不嫌棄，在小庵用了疏飯去。”王雲道：“舍下還有些小事，來期正有，改日再當取擾罷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若果有事，也不敢強留，乞煩致謝二位夫人。”慧空遂送出庵門。

王雲登舟回府中，見吳老夫人同夢雲、英娘在堂中敘談，見了王雲進來，俱各起身。王雲道：“慧空不受白金、器皿、錦帛，單收了米擔，叫多多到家致謝二位夫人。”英娘笑說道：“這尼僧也會撇清，出家人見財如命，他今不受，莫非假意？”王雲道：“慧空比眾不同，頗有些才情，另有一番義氣。今日，不受財帛，乃是確情。”英娘笑說道：“慧空當年與相公相遇，就是有情的了，而今猶其該好。”王雲笑道：“還有一詞，念與你們聽。”遂將慧空所作之詞念了一遍。夢雲和英娘笑說道：“一個尼僧，作此情詞，也覺不好看相。”英娘道：“王相公今去做了潘相公了。”王雲道：“不要胡談。詩詞中若無情景，就不風麗了。”夢雲就接說道：“相公之醜不獨於此。”英娘道：“還有甚帳麼？”夢雲道：“向在浙時改姓雲的，私通婢女繡翠，這不是醜處麼？上年與慧空結拜，後來我同慧空已會，時常談吐之間，聽之亦使人有些疑惑。”英娘道：“費力之事，尚且無中生有，何在這是上門生意，就肯不為麼？”王雲道：“汝二人串同著戲弄下官，”英娘笑著說道：“果然好個官體。”說了大家一齊笑將起來。王雲也笑道：“還有一樁奇事，也對你們說了罷。向日在山寨中下來，將近宜興，天晚竟無歇店，到一村所去借宿，那家有一女子，問起情由，哪知就是繡翠，其時見了，他說常常想念夫人，慟淚不堪。未知近來如何了？”英娘又笑道：“如此又便宜了相公續了舊好。”夢雲道：“繡翠這丫頭伶俐，我倒喜他，因而壞在相公手裏，將他賣了，若在宜興，明日著人去訪他。”說罷，有吳老夫人向王雲道：“老身在府久住，今欲辭賢婿回浙。”王雲答道：“岳母何出此言？二位大人雖然在舍月餘，終朝薄味，未曾盡禮，哪有就去之理？”吳老夫人答道：“豈有久不思歸的麼？”夢雲道：“母親就款住些時，肯定要撇卻孩兒回去？”吳夫人道：“不是為母的撇你前去，古云‘長安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’。”正說著，吳斌進來，亦為此事。王雲道：“二位大人，且消停到明春和暖些去罷。”吳斌道：“久已思歸，怎奈見賢婿事忙，故此停留許久。今少得清閑，明早必要告辭了。”王雲見去意諄諄，諒留不住，就叫廚上備酒餞行，一面差家人叫船伺候，又停當了程。到了次日，吳斌夫婦絕早起來。王雲亦早起，著家人搬運行李上船，並下程禮物俱以挑上坐船，也細述不盡所送之物。吳斌夫婦遂告別起身，夢雲、英娘俱各含淚。夢雲道：“爹爹同母親途中早晚珍重。”眾人言到別離，不覺俱各潸潸淚下。吳斌夫婦拭乾眼淚，道：“孩兒不必悲傷，自宜珍重，會期有日。”有吳璧妻子亦走來相別夢雲、英娘，何氏道：“在此取擾姑娘許久，今日拜辭，姑娘自當保重。”夢雲和英娘答道：“嫂嫂，在舍間褻瀆，禮貌欠恭，望乞海涵。”夢雲又向何氏道：“爹爹、母親早晚全賴嫂嫂照看。”何氏答道：“公姑奉養，乃愚嫂分內之事，毋勞姑娘掛懷。”更有英娘送別吳老夫人並何氏，觸己情自無親娘的苦，更加十分悲傷，兩下裏依依不捨，珍重萬千，直送到大門。吳斌夫婦並何氏俱各上轎，王雲親送上船，向吳斌道：“小婿理該相送二位大人到浙纔是，因有西席，不能脫身，望大人寬宥。”吳斌夫婦回道：“賢婿請回。”當下解纜開船，順風揚帆而去。

卻說王雲直待望舟不見方回。再說英娘思想父母，著人到宜興遍訪無跡。夢雲亦附訪繡翠的下落，去人回來道：“繡翠二年前得鬱症身亡。臨斷氣之時，猶念老爺。”三人俱各感傷，獨是英娘為父母而感，

祇有王雲、夢雲為繡翠而傷感。夢雲向王雲道：“妾身邊兩個丫頭一般伶俐，實是可人，繡珠存心有義，得享近來之福；繡翠淫念一生，是有近來之夭。一般二人，命各不同。”自此王雲在府起造花園，惟同雙妻二子花朝月夕唱和清平，或訪山水漁樵，或過慧空之庵，享盡林泉之樂。有楊凌夫婦回去將家事料理已畢，仍回蘇來，傍著王雲，以膳終身。王雲另撥一宅與他二人居住不題。

卻說王樞、王棟二人年已十歲，不但文章錦繡，而且無書不曉，王雲見二子聰明，歡喜無限。有胡先生訓誨甚好。不覺到了十三歲，卻是歲試之年，兄弟二人入場起考，竟自雙雙的做了秀才，父母、先生俱各歡喜的了不得，親親眷眷俱來賀喜，鄉黨之中無人不羨。兄弟二人才情雖好，就是性格與他父親大不相同，喜動而不喜靜的，常要出外玩耍，而且生事，倚著自己有才，靠了他父親的勢頭，往往有些大凡小事，人也不來計較，況且先生雖嚴，不過，時來時去。不覺得又是科試之年，王雲因為二子年幼，不叫他們上京科試。真個是光陰迅速，又過了幾年，王樞、王棟年已十六，兄弟二人生得一般樣豐神如畫，比他父親更加齊整，夢雲、英娘愛如掌上明珠。他二人腹中偏多錦繡，筆掃龍蛇，出外人人欽敬，在城亦相與了多少朋友，獨是這樣少年公子，無所不有。所少的不過是紅粉佳人，他偏曉得趙家院內有兩個名妓，年纔十五六歲，生得十分美貌，一個喚作霞仙，一個喚作彩仙，況且才華足備，聲名大振。王樞、王棟二人幾次要去相訪，奈無由得便。一日，卻值胡先生有病回家，他二人就正中機懷，瞞過父母，竟卻到院中去。王樞向王棟道：“賢弟，我們不要這般裝束，

祇可青衣小帽而行，一來不動人之眼目，二老看妓者見我們如何光景。”王棟道：“哥哥言之有理。”二人就換了衣帽，也不帶家室，一

俏的步出府來，一徑直到趙家院內。鴛兒看見這兩個白面書生寒酸子，哪裏動意，就淡淡的說了聲“請坐”。他二人就坐下，問鴛兒道：“老媽媽，久聞貴院中有二位令愛，才貌兼稱，小生等相慕，故此今日過訪。未識媽媽見允否？”鴛兒答道：“二位相公卻來得不湊巧，兩個女兒纔是金老爺家公子接去陪客了。”王樞問道：“是哪個金老爺家？”鴛兒道：“這金老爺，二位官人就不曉得麼？就是錦衣衛金老爺。”王樞心中轉道：“原來卻是金洛文。”其時金聖告病在家，其子也是一個不習好的，所以常常到院中來，要梳籠二仙，故此鴛兒假言二仙金府接去。王樞、王棟聽說二女金家接去，一時情興索然，又問鴛兒道：“約摸令愛幾時回院？”鴛兒答道：“這個哪裏論得，就來也不可知，不來也不可知。”王樞見鴛兒笑臉全無，茶也不奉一杯，想是見我們寒酸，故無趨奉之態，這等可惡，正所謂鴛兒愛鈔，竟欲想回去，慮著來此又難，祇得再候一候去。

不說二人呆呆坐候，卻說霞、彩二仙這日卻閑在家中，這兩個女子倒是富家兒女，本來揚州人氏。他父親姓朱，是一個有名的鹽商，為了欽案，故此家財籍沒，妻奴官賣，以此二女被院中用多金買下，做了粉頭。霞仙年纔十六，彩仙年纔十五，他姊妹二人年雖及笄，誓不接客，怎奈鴛兒終日凌逼打罵，他姊妹二人也無可奈何，所以祇肯陪客，不肯陪宿。皆因他二人書文精妙，而且貌壓西施，故此文人士子往來的車馬填門，比陪宿的更有錢鈔，以此鴛兒也就罷了。他姊妹二人雖然落難，心留從良之念。是日正閑，忽聽得外面有人說話，就走到壁縫中來張聽，巧巧聽得這二生來訪，姊妹早已著意，細看他身上雖然寒素，面上光彩非常，年紀約在十五六歲，何得生來一般面貌，倒像兄弟二人，又見老鴛佯佯不睬，欺他貧寒的光景。霞仙看了半會，向彩仙道：“妹妹，你看二生豐神綽綽，不知何等人家子弟？腹慧如何？依我看來，不是落魄之輩。”彩仙道：“據小妹看，此二生必是貴家公子。”霞仙道：“妹妹何以見得？”彩仙道：“他舉止儀容自然之態，雖是青衣小帽，全無酸寒之氣，祇恐裝此情狀來試我妓家的是實。”霞仙道：“妹妹所論，倒有幾分。若是宦家，多有無才。”彩仙道：“姐姐你管他有才無才怎麼？”霞仙道：“我心中有個癡想：似我姊妹二人，得侍此二生，亦從我姊妹今生之願。”彩仙道：“你我雖有意，哪裏識得他心？若與他面會一番，行止可定。就是纔媽媽已回說人家接去了，怎好出去相會？”霞仙道：“這倒不難。”遂喚一丫鬟來道：“你可到前廳去向媽媽說，兩位姐姐從後門來家了。”丫鬟領命，遂去向鴛兒說了。王樞、王棟聞言歡喜無極，向鴛兒道：“令愛既回，可請來一會。”鴛兒曉得兩妮子要會二位，亦無法再回，祇得向丫鬟道：“你進去與姐姐說知，適有二位官人要會姐姐哩。”丫鬟進來回復姐姐，姐姐叫丫鬟道：“你就去請二位相公裏面相見。”兩娘子一時穿了素服而待。丫鬟到了外面說到：“姐姐請二位相公裏面坐哩。”王樞、王棟遂同丫鬟進來，獨是鴛兒氣直了肚皮。

二人來至裏面，見二女素服淡妝，還勝似蕊宮仙子幾分，更加一分留意。二女見他二人進來，降階迎接。王樞、王棟揖道：“小生等久慕二位小娘子，今日得近芳顏，果然名不虛傳。”霞仙姊妹答禮，道：“承二相公降臨，妾等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”王樞、王棟二人坐下，霞仙姊妹下坐相陪，遂喚丫鬟捧過茶來，霞仙姊妹遞奉畢，樞、棟二人道：“小生等因慕芳名，特來相訪，不期媽媽見拒，言二位小娘子不在院中，以失其望。幸得三生有緣，得睹仙姿，渴心頓解。”霞仙答道：“妾乃風塵下質，何幸得蒙君子見愛？”遂問道：“二位相公尊姓大名？貴庚多少？尊居何處？”王樞道：“小生姓王名樞，這是舍弟王棟，今年俱是十六歲，祖居閩門。”霞仙聽念來就驚道：“二位相公就是新入泮的秀才，平南侯王大老爺的公子麼？”王樞道：“正是。”霞仙道：“妾等肉眼無珠，不識貴人下降，望恕無知之罪。”王樞道：“小生們原係小娘子為訪，何罪之有。”丫鬟聽得，即時報與鴛兒，當下丫鬟、鴛兒唬作了一團，慌忙去備了極盛的酒饌，送與上來。王樞見這鴛兒前倨而後恭，不覺倒好笑起來。霞仙就邀王樞兄弟二人入席，他姊妹相陪，極其殷勤。王樞道：“二位小娘子芳名多少？”霞仙答道：“妾年十六，妾妹十五。”王樞又問道：“久聞到二位小娘子博於詩文，可借來一看如何？”霞仙道：“妾等無師之學，難入貴人之目。”彩仙道：“蒙童之句，必經老師斧正。待妾取來與二位公子涂抹。”遂起身進房取出來，送在王樞面前。兄弟二人見是一本詩稿，上面寫著《霞彩集》，揭開細玩詩情，頗有士人之風，二人不勝敬服，單道《詠秋海棠》一律云：

最愛秋花柳，蒼苔睡海棠。
西風吹綠案，斜日照紅妝。
傍石嬌無力，臨窗媚有光。
曾為黃菊友，寂寂訴柔腸。

王樞看罷道：“不想青樓女子有此妙才，豈不是明珠暗投？”霞仙聞言就垂下淚來，道：“公子之言動妾肺腑，妾姊妹二人因遭難，身落風塵，也是出於無奈，倘若公子不棄煙花賤質，願為婢妾。但妾等雖在門戶，尚未辱身，不識公子肯憐納否？”王樞道：“承小娘子見愛，小生們豈不樂從。奈有嚴親在堂，不敢自專，少待成名之後，再為小娘子贖身。”霞仙道：“公子言出如山，妾等當閉門杜客，守身以待。倘若公子日後青衫換紫，棄妾等是煙花，此情也未必不有。”王樞道：“君子一言，當垂千古，豈有改易之理。再若小娘子不能相信，可取過筆硯來，待小生題記於小娘子是集之後為執，如何？”彩仙就捧過筆硯，王樞援筆遂題於《霞彩集》之後云：

昔年曾有蕙蘭篇，今日猶聯霞彩箋。
霞彩可留樞棟取，二賢安肯負雙仙。

王樞寫畢，向王棟道：“賢弟如何？”王棟笑道：“長兄言盡於此，弟又何必再言。”王樞遂將詩遞與霞仙，霞、彩姊妹觀詩，歡謝不已。

正喚丫頭取酒，外面一個丫頭跑進來說道：“姐姐，金大爺來了。”霞仙道：“厭物又來做甚麼？”王樞問道：“哪一個金大爺？”霞仙道：“就是錦衣衛金老爺的兒子。”王樞道：“原來是金洛文之子！小生從未與他會過，千萬不可說是我們，祇說我們是武林人氏，姓吳，在此玩耍的。”一邊說猶未了，祇見金生闖將進來，亂嚷道：“二位姐姐好人耶，躲在裏邊喫酒！這是哪裏來的客人？”二仙祇得起身，道：“金大爺請坐。”王樞、王棟齊聲道：“請坐了。”金生不問情由，恭然就坐下，王樞、王棟生厭，霞仙沒法，祇得添了盅筷，過來奉酒。這金生就像幾百年不曾見酒的一般，一氣喫了六七杯，王樞兄弟肚裏暗笑不已，金生方纔落盞，相著王樞兄弟轉道：“怎麼生得這樣齊整？好似弟兄二人。”肚裏倒不怪己貌不揚，反怪他人齊整。遂問王樞道：“二兄尊姓大名？貴處是那裏？”王樞假言道：“小弟賤姓吳，這是舍弟，敝處是武林，到貴府來買些貨物。聞得霞、彩二仙芳名，故到此來相訪。”金生聞得他二人是做買賣的，自己一時就大起來了。王樞也故意問他道：“兄尊姓？”金生道：“小弟姓金，錦衣衛便是家父。”王樞道：“原來是一位貴公子，失敬了。”金生笑道：“豈敢。”霞仙明知金生一竅不通，故意向金生道：“二位吳相公已行過令了，如今奉金大爺行令。”金生自己不會行令，倒發揮霞仙道：“這妮子不識時務，令是坐首席行的。我金大爺坐的第三席，行甚麼令？若不看媽媽分上，一頓臭罵纔是。”王樞、王棟見光景不好，忿忿的，意思明明怪我們不讓首坐與他，王樞道：“金兄不要這樣沒意思，不過大家飲酒取樂，何必如此？金生就怒罵道：“這對

畜生！哪個是你金兄？好大來歷！”王樞、王棟一齊罵道：“放你父親的狗屁！你家老子不過做一奴才兵頭官，你這個小畜生在此放肆！不看世界面上，一頓拳頭孝順你！”金生聞罵，就將桌子掀翻，大罵起來。鴛兒聽得，慌忙進來同霞、彩二女解勸，陪小心，金生更加罵得狠些，王樞、王棟哪裏受得這個氣，二人幸有些力量，就動手將金生攆倒，打了個落花流水，衣帽俱扯得粉碎。鴛兒上前扯開時，金生已打得不成模樣了。金生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正鬧之間，金家家人在外聽得，忙趕進來，見主人被人打壞，他們也沒主意了。金生看見家人便罵道：“你們這班奴才，總躲在那裏？我大爺被人打壞了，與我扯這兩個狗頭去見縣尊，少不得也受我些累兒。”家人不由分說，扯著王樞兄弟二人便走。

王樞見人眾，不與爭扯，一同到縣再講。金生指著霞、彩二女，道：“你這兩個賤人，藏著你野孤老奴才打我，少不得也死在我手裏！”氣呼呼的上了轎。抬到縣裏來，正值縣官坐午堂，家人跪上去稟知縣令，言金公子被人打壞。當下縣令就叫拿打人兇手上來，快手扭王樞兄弟二人上堂，端立不跪，縣令喝道：“你二人就是打金公子的麼？”王樞道：“是。”縣令喝道：“你二人犯法，到朝廷法堂之上，挺立不跪，如此大膽麼？”王棟道：“生員們不做非禮之事，身未犯法，如何肯跪？”縣令冷笑道：“你二人不過是生員，怎麼這等放肆！你是哪一縣的生員？”王棟道：“是本縣的生員。”縣令道：“方纔金府家人稟說是武林吳姓，忽然又是本縣生員，且問你二人姓甚麼？叫甚名字？”王樞道：“生員是王樞、王棟。”縣令聞言驚道：“原來是二位公子，久慕大名，未曾識荆，多有得罪。”忙下公座，即刻喚金府家人，道：“將你大爺抬回府去，明日自有公斷。”眾家人將金生抬回府去，金聖曉得，又臭罵了一頓，金生受過這個小累，後來不敢胡行。

縣令請了樞、棟兄弟進私衙待茶，細問原由，王樞將始末細呈了一遍。縣令道：“打得好。然而兩位公子正在青年，祇該慎志功名，在青樓行走的一節亦要自戒。倘若尊翁老大人知道，亦要責備。”王樞道：“承老父師教誨，門生輩豈有不知。因聞二女才名，故去相訪，不期有此異事。家君聞知，未免責罰。但二女在院，日後恐遭金氏之毒，萬望老父師在都臺處請一告示，懸於院門，不致匪棍搔擾。”縣令道：“領教。”

正在內堂說話，早有人報與王雲，王雲即著家人來縣前打探，訪知二位公子在私衙，不致受累，忙進去請了二位公子回來，縣令親送出堂。王樞兄弟回來，王雲大怒，又見己兒如此一個打扮，不覺心上更氣，罵道：“你這兩個不肖畜生，幼年擅入青樓，生端惹禍，幸而打了金聖之子，倘若打了別個鄉紳的兒子，祇怕未必就肯干休。我為父的未嘗做下壞事，就生你這兩個畜生。快快與我跪下！”王樞、王棟不敢強，祇得跪下，王雲命取大板過來。夢雲、英娘知得此事，忙到廳前向王雲道：“相公且息怒，卻是兩個畜生不是，少年子弟可該去遊串花街？望相公看妾等之面，饒他初犯罷。”王雲怒道：“這等不肖畜生，甚麼初犯不初犯！”罵家人：“快取大板來！”夢雲又道：“妾姊妹二人就這兩個孩兒，相公可恕過他們罷。”王雲哪裏肯聽。有家人忙到隔壁，請了楊凌夫婦，二人忙來勸道：“賢契，令郎青年惹事，遊串青樓，理宜該責，奈此二子也是聰明的，自經警告，他就改過了。賢契可看我老夫妻的薄面，恕他初犯罷。”王雲怒猶未息，半晌道：“承二位大人說情，且饒他這兩個畜生。如再犯，決不輕恕！”王樞、王棟起來，謝過楊凌夫婦並父母寬恕之恩。夢雲道：“為父母的愛兒如珍，可該做此非禮之事？”王樞、王棟二人道：“孩兒們自今改過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夫人，這兩個畜生本性如此，哪裏約束的許多。我想明秋科試之期，今歲先著他到江都錢年兄府中讀書，待我修書一封，託他管束，二位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夢雲、英娘道：“聽隨相公主意。明春也要北上，可著兩個家人同去纔好。”王雲道：“府中並無老誠管家，就是王三忠厚，去年夫婦皆去。不然就著錦芳回去也罷。”主意已定，王雲晚間修好了書，次日就整備行裝，打發王樞、王棟上船。二人拜別過楊凌夫婦，又來拜辭三位父母，夢雲、英娘一時割捨不下，垂淚吩咐道：“兩個孩兒途中小心。切莫又去走花街柳陌，父母記念。此去錢年伯府中用心攻書，明歲秋闈有望，方不負父母之訓。”又向錦芳道：“你可早晚用心服侍二位公子，不可引誘為非。”錦芳道：“小人曉得，不必二位夫人掛意。”王雲將書交付王樞，又囑咐了一番。王樞、王棟領命，含淚而別，遂登舟望江都而進。正是：

此去又投雙鳳闕，珠簾繡幔待春風。

瑤池謫降無虛話，自是天仙巧合逢。

王樞、王棟一路在舟中納悶，王樞偶想一計，向王棟道：“賢弟，我們去此有一樁不合宜的事。”王棟道：“此乃父命，不合宜又為何？”王樞道：“非為去不合宜，我想到了江都，竟投錢府，錢年伯看了父親的來書，自然拘束我們在府。聞得江都也是個繁華之地，怎得出來遊玩？莫若到江都，或寓僧房旅店，到各處遊玩他十日半月，再投錢年伯去。”王棟道：“好是好，恐其爹爹知道，又要責罰。”王樞道：“賢弟，為人要知權變。人生於天地之間，一概畏首畏尾，豈能成其大事？”錦芳在旁道：“二位公子不可造次。前日老爺、夫人這樣叮囑，命小人勸解。二位公子到江都又不投錢爺府中，又寓別所去遊玩，日後若是老爺知道，不但責罰小人，就是二位公子也有些不便。論理小人不該阻當二位公子之興，因老爺吩咐過，不得不進言相勸。”王樞道：“錦芳，汝言雖善，但老爺訓子不得不嚴。似我兄弟二人，才情雖不及古人，我觀今天下才貌及我兄弟二人者，亦覺不多幾人。人非草木，趁著這少年時候，不去遊玩遊玩。到白髮生頭，豈不被這花月取笑麼？任老爺百般拘束，也要偷閑遊玩。今來江都名勝之處，倒藏躲在家，斷斷不能。”錦芳聞言，笑將起來，道：“公子，祇好少玩幾日，不可久滯。”王樞道：“這個自然，豈有久蕩之理。”不覺次日，舟到江都，主僕三人上岸來，打發了來船。王樞道：“聞得瓊花觀中可以借寓，竟到那裏去便了。”錦芳叫人挑了行囊，竟到瓊花觀來。王樞進去與觀主借寓，觀主當下應承，就打掃了房屋，留他主僕三人住下遊玩不題。

卻說錢祿江都任滿之後，就告病在家，見江都繁華有趣，竟買了房屋，住在江都，所生二女，長女名喚雪鳳，次女名喚花鸞。繡珠見二女生得一貌如花，賽過班姬，又見當初夢雲小姐之才，故與二女從幼就請師教訓。二女本來仙胎夙慧，一交十二三歲上，就是無書不曉，若是兩個男子，必定鰲頭有分。他姊妹二人在閨中，不過尋章摘句，惟有詩文而已。錢祿正夫人已經病故，亦不再娶，就將繡珠扶正，後來繡珠又生了一個兒子，年纔五歲，錢祿見二女長成，要與他二人擇婿，繡珠就言及王雲之子，錢祿也常有書到王府，王雲意中未知錢祿的二女近日好歹，所以也不曾應承，但雲小兒功名成後自當遵教，因此兩下蹉跎。而今雪鳳、花鸞年交十五，就有許多歎月憐花的情景，這也是才女的常情。繡珠每每竊見，暗笑道：“二女的光景，即小姐昔日的情腸。”向錢祿道其意，也無可解釋。竟欲造一別室，與二女消遣，府中並無餘地，四處尋訪，離府一里之地，有空房一所，倒也廣闊，錢祿就買下起造花園，書室名曰“脫凡居”，裝修奇巧，幻立幽深。雪鳳、花鸞常玩於此，或是連朝不返，或是月餘不住。一個江都城中，那個不知二女的才名？就有許多縉紳來求親，錢祿一概將有婿之言辭卻。

且說王樞、王棟寓在觀中，錦芳守寓，他兄弟二人終日出去遊玩，總然名勝之所，青樓之內，無有不到。一日，二人到街坊行走，見商賈中人山人海，又覺厭煩起來。又望僻靜處步去，祇見一帶高牆中間，一座門樓壯然可觀，周圍綠陰綠繞，兩扇門又半開半

掩，這門上有一幅對聯，道：

掃苑迎花鳥，開書見古人。

王樞向王棟道：“這個光景像是人家的花園，我們進去一玩，何如？”王樞、王棟二人竟步進園來。一個小小院落，又去到裏邊，祇見一個大月洞上有三個字，乃是“脫凡居”三字。王棟道：“好口氣！”又進去，輕個彎是三間書室，倒也精潔可愛，中間掛著一幅古畫，兩旁貼著一對聯道：

座迎花露千秋秀色同佳調

簾卷春風萬卉嬌容拱麗文

王樞、王棟想道：“此園必是鄉宦之家，為何人影全無，空落落的？”室中並無多物，

祇有花梨几一張，斑竹椅子六隻。二人步下階來，一望總是花木茂林，喬松修竹，林中有一閣，下面是粉壁玲瓏，上面俱是紅漆的紗窗，二人又步到閣中，壁上俱是詩畫，有古有時，內有一幅錦箋，楷書可愛。二人上前看時，卻是兩首絕句，題的是《花情》《鳥意》。二人細細的讀那《花情》云：

香魂一點吐芳情，百媚臨風宛有聲。

綽約偏多傾國態，幾朝嬌艷各相爭。

《鳥意》云：

春風嚶嚶似笙歌，巧踏花枝意若何。

舞向綠窗如訴語，共君談笑不嫌多。

王樞道：“好佳麗文詞，真個秀色可餐，一定是香閨之句。”王棟道：“觀此二詩，實出於女子之口，清雅可愛，不知是哪家的女子有此妙才？”二人疑疑猜猜，又步上閣去，見上有一匾，是“叢香閣”三字，推開紗窗，祇見一帶畫樓相對，去閣不遠，已被修竹遮著，故看不見，

祇聽得對樓中有女子之聲，似新鶯嚶嚶，少時也推開窗來，站立著兩個女子，也是一般面貌，王樞、王棟一見，竟也魂消。但看那女子，生得卻是一對瑤池仙子，正是：

杏臉光含玉，春山眉黛清。

纖纖花退色，昞昞月羞明。

綠鬢雲堆翠，紅衣彩縵生。

秋波留淑意，隔苑珮環聲。

王樞、王棟見二女嬌不勝衣，容光飛舞，不啻天姿國色，誰家生此尤物，適間所玩之詩，必是此二女所作無疑，兄弟二人竟看呆了。誰知對樓的兩個女子就是雪鳳、花鸞，正在園中玩賞。這園門本來是閉的，卻是這管園的小童出去和人耍錢，忘記關好，所以他弟兄二人得能進去。

卻說二女正與眾侍婢在樓中推窗觀望，祇見那叢香閣上有兩個年少書生面貌相同，呆呆的望著對樓二女，倒是一驚，見書生得：

皎皎龐兒瀟灑，宛然玉樹臨風。

滿面才華秀色，一般齒白脣紅。

這雪鳳、花鸞觀之不捨，將窗兒半掩著偷看二生。雪鳳道：“這兩個少年不知是何方人士、大膽闖入園中，擅登此閣？”花鸞道：“一定是園門失閉，纔得進來。他兩人又是一般面貌，必然是弟兄二人。”眾侍婢見兩個小姐在那裏自言自語，走將來看，見對樓上有二生倚望，就嚷將起來，道：“是哪裏來的男子，敢大膽到這閣上來？我們去罵他。”雪鳳止道：“汝等不要造次，下去好好叫他去，恐怕老爺到園中來，見了不雅。”眾丫鬟領命下樓。王樞、王棟見二女顧盼留情，掩窗偷看，二人就意軟筋酥，不能行動。正在幻想之際，祇見幾個丫頭跑至閣下道：“你們兩個是甚麼人？大膽闖進來，也不問問這是甚麼所在？快些與我走出去！若是老爺來此，了不得哩！”二人見丫鬟搶白來趕，諒是鄉宦人家，闖將進來是自己無禮，遂走下閣來向丫鬟道：“小生們不是貴處人，適從寶園經過，見園門大開，花卉可觀，故此到來一步，不期驚動了姐姐們。”丫鬟道：“不要姐姐不姐姐，快些走出去。”王樞、王棟欲要問個姓名，怎奈丫鬟狠惡，祇得垂頭喪氣的走出園來。眾丫鬟們乒乒將園門閉上，回樓去向雪鳳道：“小姐，你道是兩個甚麼人？”雪鳳道：“癡丫頭，我哪裏曉得他是甚麼人。”丫鬟道：“是兩個少年書生，不是這裏人，且是又標致，不若是二位小姐哩，真真一般面貌，好像弟兄兩個。他下閣來還要問長問短的，被我們趕出去了。”二女聞言，意為不然，垂思無語，可恨丫頭們逼他出去，悵悵不已，遂就回府。祇因這一見，又有分教：閨閣增愁緒，窗前怨落花。正是：

相思相見不相識，意在多情無語時。

遍倚欄杆空悵悵，終朝吟出斷腸詩。

不知王樞、王棟出園，怎生到錢府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